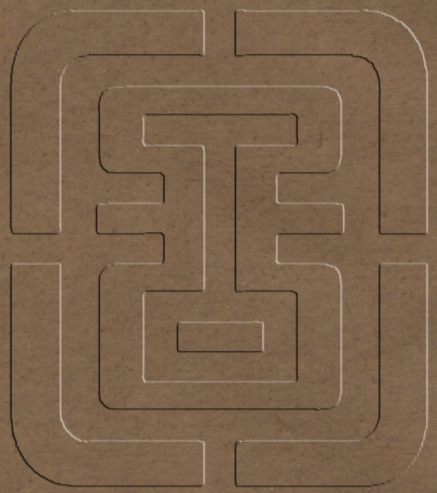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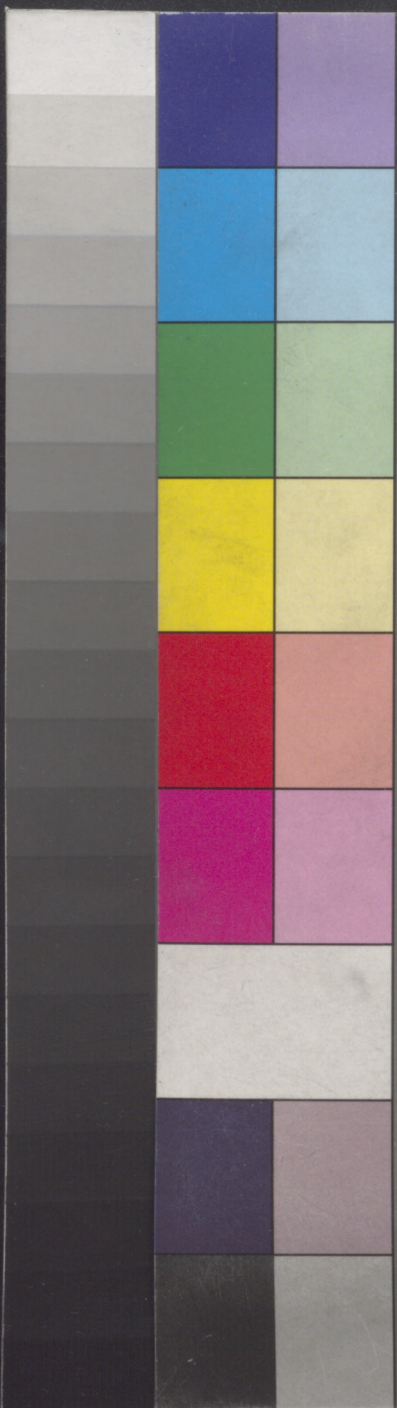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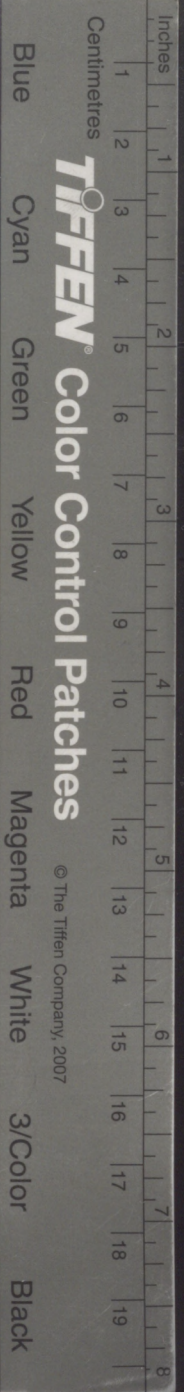
11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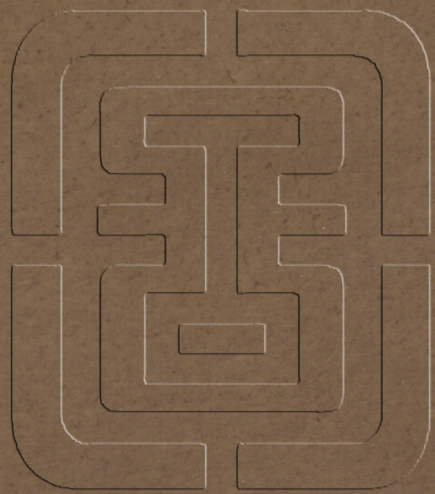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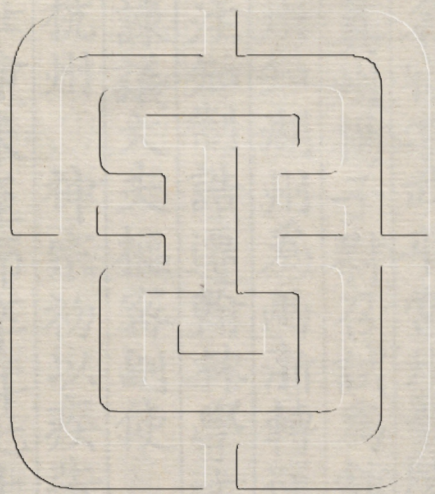
史16-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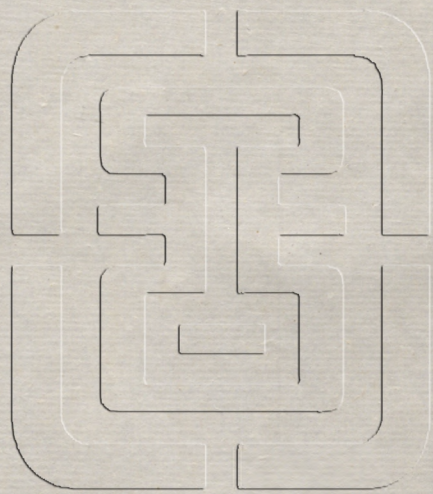


三朝名臣言行錄

三







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四之一

樞密胡文恭公

公名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中進士第
爲真州揚子尉召試爲館閣校理通判
宣州知湖州爲兩浙轉運使召還修起
居注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嘉祐六年拜
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英宗即位出
知杭州神宗初以疾告除太子少師
致仕命未至而卒年七十二
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將抵

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箠楚不敢言公
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
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
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
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歐之婦與吳姓姦姦
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公之精
誠格物蓋如此胡宗愈撰行狀
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民錢數千萬
安定先生胡公瑀始教授於其間未訖滕
公罷去羣小斐然謗議以為滕公用錢有

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
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謀有
不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觀俟其去迺非之
豈古人分謗之意哉一坐大慚為公書公
迺闢齋廳於學之東增舍益弟子負安定
先生之教得盛於東南東南之士知本經
術行義以為學者公之力為最多狀行
未幾丁母憂毀瘠終制逾三年不屈於內時

人比之孟獻子

狀行

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

輿斤出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知制誥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

歐陽

公撰墓誌

公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臣笑語謹諱獨正顏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涖官臨事御名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

墓誌

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

籍舉行公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

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

墓誌○又行狀云公謂廉恥之責當

先士人功舊之甄宜厚武士邊防偏裨京師將校年七十者衆其間曾經行陳立功伐一旦下令悉令告老沮立功之心解守邊之體非所以為國養恩也時包公極親建此議屢以詞氣折公公論不可奪朝廷卒從公議

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

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

墓誌

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 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秉德而

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空修火祀事下大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易良少陽之位

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
氣損泄故陰勝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
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
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
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
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
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
其後并州議建軍為節鎮公以星土考之
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
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沉於臺駘

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
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
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
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 太宗削之不使
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墓誌
詳議官關判院者當擇人薦於 上公與同
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
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
小失不足白 上以累才公不可至 上
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 仁宗

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
謂公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 上緣是
不得奈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
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
忍絲髮欺君以喪平生之節爲之開陳聽
主上自擇耳同列驚曰某從公久乃不知
公所存如此

狀行

涇卒以折支不給出惡言欲爲亂其後斬二
人黥四人亂意乃息委公置獄治三司吏
不時計度三司使護吏不肯遣公曰涇卒

悖慢誠其罪然折支軍情所繫積八十五
日而不與則三司豈得無罪耶 陛下以
包拯近臣不令置對可謂曲法申恩而拯
猶不自省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而綱
紀益廢矣拯懼立遣吏就獄

狀行

上命公爲青詞禱諸陵山川以求儲嗣公上
疏 仁宗謂漢文帝二年有司請豫建太
子是時文帝已有元子猶對有司稱楚王
吳王淮南王皆秉德以陪朕何爲不豫哉
太祖皇帝感 昭憲太后遺言捨魏王而

立 太宗其神武英斷自開闢以來未之
有也 陛下必待聖嫡然後擬議非臣安
思危之道願察宗室之賢者立之則儲位
定而人心安矣 仁宗感悟遂罷祈禱狀行
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為苟止而
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而後卒如其言
然 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
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
御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
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馱之曰變

法古人所難不務守 祖宗成法而徒紛
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
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
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
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空分
為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
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空守 祖
宗之約不空爭小利而墮大信深戒邊臣
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議論類皆如此

墓誌

公在樞府夏人入貢至都門伴送者以不去蒲搗不與入夏人以舊例不肯去紛爭不已公訪知其實見富丞相曰蒲搗舊例彼不敢去而以死爭正慮得罪於本國耳今疆去之徒使其曲在我非綏懷之意也即與富丞相入奏許之延州遣指使楊定押伴西人入貢因獻取橫山之策朝廷議以定爲宣事舍人委定經制西事公力爭曰定貪狡多詐爲國生患不空驟加進用其命遂寢其後復以定領前職知保安軍定

果與西人通謀多受寶貨西人責其背約

誘至境上而殺之

行狀

公尤重章郇公之爲人謂郇公爲宰相五六年及死之後天下不見其黨與偏私之迹

云

行狀

公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

墓誌

客有造胡文恭公者具公服鞞板而忘記不
易帽胡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色

動呂氏家
塾記

胡文恭公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
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
命士人當脩身俟時無為造物者所嗤世
以為名言澗水
燕談

當平四之二

端明蔡公

公名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中進士
甲科慶曆初除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政
事有急者至一夕三上疏四年以親老
出知福州遂為福建路轉運使丁父憂
服除復修注知制誥知開封府出知泉
州再知福州召為翰林學士三司使出
知杭州遷端明殿學士徙知應天府未
行丁母憂以疾卒年五十六

范仲淹貶知饒州余靖上疏論救尹洙請與
同貶歐陽脩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皆坐貶
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記其事四賢謂
淹靖洙脩不肖謂若訥也其詩播于都下
士人爭傳寫之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契
丹使至密市以還後張中庸使北幽州館
舍中有寫歐陽脩詩於壁者

政要

慶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
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
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

謀猷裨帝右直瀕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
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

於金上尋亦除諫官

記聞

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
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
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
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
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迴避
權倖畏歛不敢撓法干政而公上得益與
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

革弊修廢而天下竦然知上之求治矣
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

補益為尤多

歐公撰墓誌

御史唐公介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
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

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

墓誌

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罷臺
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
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
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

帔以寵之

墓誌

慶曆三年九月諫官蔡襄上言兩府私第毋
得見賓客若欲詢訪天下之事采拔奇異
之才許臨時延召詔旬休許見賓客至和
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脩又上言兩制
以上毋得詣兩府之第詔從之

記聞

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兼青齊一路安撫
使率民錢數萬貫修城民間苦之會賊王
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遣青齊捉賊傅
永吉掩擊盡獲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為

能超遷閣門使入見 上稱美其功永吉
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
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執中之美
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中謂宰相曰陳
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以執中叅知政
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上言執中剛
復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幸 上不聽諫
官爭不止 上乃命中使賫勅告即青州
授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舉朝皆以為不
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諫官復上

殿 上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
朕已召父矣諫官乃不敢復言執中既至
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為相賈昌朝與執
中叅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蔡
襄孫甫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下中書中書
共奏云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
上頷之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襄甫且供
職衍及得象既署執中不肯署曰鄙者
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
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奏云衍黨顧

二人苟欲令其在諫署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懷姦不忠明日行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遣賈昌朝為相襄知福州甫知鄧州頃之得象亦出知陳州執中遂為相聞記公為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至則禮賢勸學除其甚害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

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而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祕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耶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

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

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
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父之閩人大便
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
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
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墓誌
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公昼之皆有能
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蕪發隱
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
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宇而上給下暨百司
因習蠹弊切磨剗剔父之簿書纖悉紀綱

條目皆可法

墓誌

蔡侍郎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
明殿學士知杭州初 上入為皇子中外
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言有異
議者指蔡公為一人及 上即位始親政
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意蔡公
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曾二公因
為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
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為鑒
也臣脩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

陛下曾觀之否 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
則不可知其必無臣奏曰若無文字則事
未可知就使 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
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
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偽作介與弼書謀
廢立事書未及上為言者廉知而發之賴
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
初還朝有嫉忌臣者乃偽撰臣一劄子言
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閣是時家家有
本中外喧傳亦賴 仁宗保全得至今日

由是而言 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
偽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為信

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

歐陽公
奏事錄

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
以哭盡哀乃止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
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
事既聞 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
自辨退亦未嘗以語人

墓誌

公為文章清道粹美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
為人書 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

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
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曰此待詔職也墓誌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
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蘇氏談訓
襄性忤刻用刑殘酷知泉州時嘗以叔母喪不
在式假通判黃沮攝州事與晉江令章拱
之置酒作樂襄陰怒之即摺拱之事械送
獄拱之坐是除名竄流其弟望之累詣闕
訟寃久之乃得雪朝廷不直其所為而士
亦以此少之

四之三

尚書王懿敏公

公名素字仲儀以父旦遺恩補官召試
賜同進士出身歷知濮鄂州召還知諫
院擢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
徙知渭州坐事落職知汝州以樞密直
學士權知開封府出知定州成都府復
入為京尹以端明殿學士再知渭州乞
換武職改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復以
學士知太原府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

六十七

仁宗方留精政事思聞朝廷得失御筆親除
諫官而歐陽脩蔡襄余靖與公相次進用
公起少年遇事感發嘗言禮部取士不詢
采行實顧文辭漫漶不足以應務請郡國
置學擇明師使通知經術稍近三代里選
之法自景德以來較今內外無名之費數
倍于前請置官三司量一歲所入其用非
急者皆省去之會皇子生議欲因赦百官
進官大賞賚諸軍公又言方元昊叛契丹

數有所求縣官財用不足宜留金繒以佐
邊費 官爵以賞戰勞其議爲公止 仁
宗御天章閣出手詔問兩府大臣所以興
治革弊之方公又大䟽時政姑息十餘事
皆人所難言者末以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爲戒它日曲召公等四人面諭曰卿等皆
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特皆賜章服

玉撰
墓誌

仁宗問王懿敏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
懿敏曰下臣其敢言 帝曰姑言之懿敏

曰唯官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
帝憮然有間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
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士大夫皆
舉笏相賀或密以聞 帝益喜曰吾之舉
賢於夢卜矣聞見後錄

慶曆中京師旱諫官王公素乞親行禱雨

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
曰臣非太史然是日必不雨 帝問故公
曰陛下幸其當雨以禱不誠也不誠不
可動天臣故知不雨 帝曰明日禱雨醴

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憚暑不
遠出邪 帝每意動則耳赤耳已盡赤厲
聲曰當禱西太一宮公曰乞傳旨 帝曰
車駕出郊不預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國初
以虞非常今久太平預告但百姓瞻望清
光者衆耳無虞也諫官故不扈從明日特
召公以從日色甚熾埃霧漲天 帝玉色
不怡至瓊林苑回望西太一宮上有雲氣
如香煙以起少時雷電雨甚至 帝却道
遙輦御平輦徹蓋還宮又明日召公對

帝喜曰朕自卿得雨幸甚又曰昨即殿庭
雨立百拜焚生龍腦香十七斤至中夜舉
體盡濕公曰陛下事天當恭畏然陰氣
足以致疾亦當名御帝曰念不雨欲自以
身為犧牲何名御也聞見後錄
公言王德用進女口事 帝初詰以宮禁事
何從知公不屈 帝笑曰朕 真宗之子
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它人比德用實進
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
恐在 陛下左右耳 帝即命宮臣賜王

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出內東門
訖奏 帝泣下公曰 陛下既不棄臣言
亦何遽也 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
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宮女已出
內東門帝動容而起聞見後錄
公為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時初置按察諸路
皆以苛為明獨公為不苛然貪吏有自投
劾去者墓誌

權知開封府至和二年秋大雨壞蔡河水入
都城密詔軍吏障朱雀門公違詔止之曰

方上不豫軍民廬舍多覆壓奈何障門
更以動衆耶

墓誌

知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
之費前後日加豐而不知約故輸者亦加
困而不能勝公爲一切裁約之省其費過
半鐵錢唯行於兩川歲加鑄不止故錢輕
貨重商旅不行公爲罷鑄十年而物價以
平利州路饑公遣發廩賑拯民得無流徙
詔適下而公奏至上數稱嘉之公爲政
在便人情蜀人錄公所行爲王公異斷

墓誌

治平元年秋虜寇靜邊寨圍童家堡天子西
憂以公爲端明殿學士又知渭州於是番
酋故老皆歡呼越境望公之來比公馳至
則虜解圍去矣公屢帥涇原馭將卒有恩
無不得其歡心又善料敵情故塞下戍常
少而積粟至十餘年嘗廣渭之西南城濟
隍三周屬羗間以土地來獻公悉募置弓
箭手其行陣出入之法身自督教之其居
舊皆穿土爲室寇至老幼多焚死公爲築
八堡使足自保所部東西兩路巡檢比分

領弓箭手不得自便公曰此豈前日募民
兵意耶悉使散耕田里遇有警則發之故
其士氣勇悍它路莫能及原州蔣偕說宣
撫使范仲淹築堡大蟲巉堡未完而爲明
珠滅臧伺間要擊之偕輒從間道遁歸伏
庭下當以軍法論公貫令復往總管狄青
曰賊方据險設覆以待官軍偕輕而無謀
往必至敗公曰偕死則君往青計不得行
偕卒能以死致其酋完所築堡而還番官
密廝哥本天水羗也嘗爲賊用始州欲羈

縻之因請以爲十族巡檢及下公議即聲
其罪械還本族旣而叛去諸將曰不重購
之後必爲邊患公曰吾在邊虜未嘗敢輕
入彼廝哥何爲也公一日燕堂上邊民悉
驚走入城諸將曰使姦人亦從而入必將
舉而內應不若拒之弗內公曰若拒之東
去勢必搖關中當且內之固知虜不敢犯
我此必有姦言動之者乃下令曰敢復有
言虜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其傳果妄
也諸將皆服

墓誌

知太原府會汾河大溢公曰若壞平晉遂將
灌州城乃命先具舟楫築堤以扞城一夕
水果至人得無恐晉荐飢公勸大姓出粟
活殍者十餘萬人墓誌
公少感槩有大志人不敢以貴游子弟遇之
及在朝敢言天下事數擊姦佞是時朝廷
患政事因循日久二三大臣因與共謀盡
更前之所為而間至於不次用人於是論
者皆指以為朋黨及大臣者去人莫敢以
為言公常獨言富弼韓琦范仲淹皆有重

望宜復召用處之以不疑 仁宗嘗命公

悉上為御史諫官時所言事留觀殿中墓誌

初王素與歐陽脩數譽富弼於 上前弼入

相素頗有力弼既相素知開封府翼弼引

已登兩府既不如志因詆毀弼又求外官

遂出知定州徙知益州復還知開封府愈

鬱鬱不得志厭倦繁劇府事多莽鹵不治

數出遊宴素性驕侈在兩州皆以賄聞為

人無志操士大夫多鄙之開封府先有散

從官馬千馬清善督察盜賊累功至班行

府中賴之或謂素二馬在外威福自恣大為姦利素奏悉逐之遠方於是京師盜賊屢發求捕不獲臺官言素不才亦自乞外

補朝廷因而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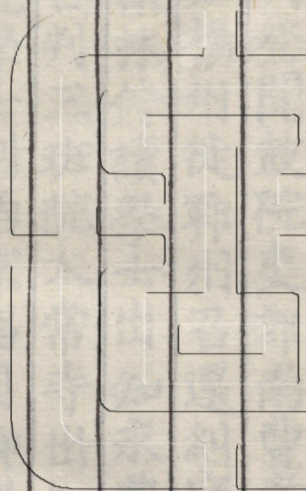
記

素少長席富貴豪縱浮侈畜聲妓誇客然一時當路要人多其父時所引拔素亦善自交結又其為吏知大略少時擊斷敢行皆足以發身及晚節官顯志得益頹靡在開封府弛慢意不在事英宗嘗對執政語及之云

素自筮仕所至稱為能吏既升臺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

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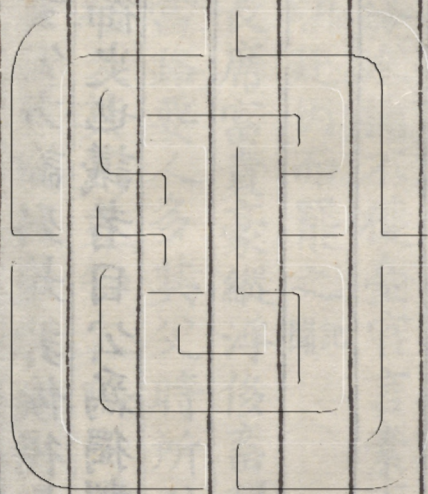
名賢詩話



四之四

集賢學士劉公

公名敞字原父吉州臨江人中慶曆六年進士甲科通判蔡州召試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考功知制誥出知揚州徙鄆州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永興軍嘉祐八年召判三班院太常寺出知汝州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



直集賢院是時方議定大樂天子使中貴人
叅其事公諫以謂王事莫重於樂今材學
滿朝辨論有餘足以增朝廷之光而顧使
若趙談者居間自恐為表盜笑也弟舍人放
撰行狀
秦州與羗人爭古渭州 上以問左右棄之
存之孰利公時從三司奏事聞之上奏獨
請棄之以謂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長無
羗胡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
利賊能乘之以擾邊圉雖傾國爭之可也
今何所重輕而糜國財困民力捐士卒之

命以貪咫尺之地而有棄明信規小利之
名於夷狄使其有以窺中國非計也時議
者不同竟留之秦州坐是應接多事財用

匱竭矣

行狀

公判考功夏英公薨賜謚文正公曰此吾職
也即上䟽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
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 陛下侵臣
官䟽凡三上 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
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

歐陽公
撰墓誌

至和元年正月張貴妃薨追號溫成皇后有

獻議求爲立忌日禮官請對不許公奏言
太祖以來右廟四室猶不立忌柰何以私
昵之愛而變古越禮恐祖宗神靈不樂

於此

上乃止

狀行

初陳丞相以公不附已論議不能佑公唯

天子察公忠直數得公奏議開納無疑故
亟用公知制誥陳丞相以脩注未一月爲
言上不聽曰此豈計官資日月邪公謝
日上又面諭曰外間事不便有所聞當
一一語朕也無幾何朝廷從禮院有所詢

問禮生擅發印狀以報禮官莫知知禮院
事吳充謫罰禮生而坐以出官公奏以謂
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司庶府苟且已甚
稍激厲振職未知如何而使充以此得罪
豈不傷事害政也請追止前命已而脩起
居注馮京復以言事奪職公因奏事上
謂公曰吳充乃是振職馮京意亦無它中
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耳公奏言自古唯
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謫臣下今
則不然上意慈仁好諫而中書不務將

順聖德之美排逐言者乃是蔽君之明止
君之善必且感動陰陽有風霧日食地震
之異居五日地果震鎮戎軍而都下雪後
累日昏霾太陽色黃濁略皆如公言公又
密勸 上收覽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
不行以消伏災變 上深納之
狀行
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公上疏論邪臣正臣
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
進而難退願 陛下參任觀之呂溱蔡襄
歐陽脩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論議

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補
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 上悟

頗留脩等 狀行

官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
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

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 墓誌

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
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
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
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

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
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
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
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駁也為言其
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墓誌

初狄青自南伐歸為樞密使京城小民聞青
驟貴相與推說誦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輒
聚觀之至壅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
青益為都人所指目公憂之會將赴揚州
辭行見上因言陛下愛青不如出之

以全始終今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使
無後憂寧負青無使負國家上頷之曰
可語中書公過見三丞相謂曰向者天下
有可大憂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體復
平大憂去矣而大疑者尚存具以青事告
之丞相應對唯唯公既至官拜表又徧遺
公卿書曰汲黯之忠不難於淮陽而眷眷
於李息朝廷皆知為青發也至八月京師
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坐殿上都下
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出青判陳州

先是有彗星見青去之夕而彗沒自皇祐
末有日食之變公嘗獻救日論三篇備言
所以防茲禦變之術青見而惡之謂所親
曰劉舍人以此洗滌青邪公之建言或以
爲過計及後乃大服云

狀行

揚州雷塘卽漢江都之雷陂也舊屬民自唐
以來耕種其中往數十歲官取蓄水以備
漕運舊田主二十六家皆奪業失職官始
議以它田償之竟無與也然塘亦破決不
脩漕運未嘗賴此發運使因以假揚州種

稻舊田主三百餘口皆飢寒縣官莫省及
公至持大和年契書詣府自訟公即判還
之發運使猶以漕運事動朝廷斬留之公
用種稻事證明其無用朝廷乃聽公杜公
丞相衍致仕居南都聞之喜曰真良太守
矣

狀行

公初治揚前守政苛吏民不安公以寬簡附
之而民大和及至鄆鄆比易守政事不治
市邑攘敎公行不禁訟或至累月不決公
撥遣簿書決平獄訟不數日則已無事乃

更約束明賞罰下吏奔走承命月餘境內
正清盜賊屏息使客行壽張道中遺錢一
囊人不敢取以告耆長長爲守視頃之客
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取故
在其所先是西路久旱麥不登鄆州尤多
蝗虫公入境而兩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
去歲以有年

狀行

召還朝是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輒讓
衆亦予其恬退之稱讓不失始利而得名
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天子

嘗優容之下至布衣福州陳烈等初除吏
亦讓賜之粟帛亦讓公以爲此皆挾僞求
名要上迷衆其漸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
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宜一以故事舊
典爲準以防未亂

狀行

是歲天子將親大禘于太廟丞相欲加上
尊號公以禮部兼領名表丞相請撰表公
說止之曰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受徽號
至今且二十年天下之人莫不知天子
持盈好謙今復加數字既不足盡聖德而

前美並棄誠亦可惜願加深思富丞相不
怡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
也公曰諾退謂子弟曰吾備位近臣當獻
可替否寧得罪權門豈可使主上受虛
名而棄實美耶遂上疏曰陛下尊號既
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
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有
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
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群輩水旱繼
有四夷雖粗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之

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
不居於聖德彌高矣臣謂陛下求執至
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
字未足發揚光輝而反累二十年昭升之
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
雷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禮論之
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挹損豈可於此
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於
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
道誠望陛下求諸道而已章凡四上

天子得公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如此
遂斷章表不受公於是忤時相狀行

禮官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
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
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
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
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
廟之在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
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

如公言

墓誌

蜀人龍昌期者著書傳經以詭僻眩衆至詆
毀周公雜用佛說擁弟子十數人至都文
丞相薦諸朝以所著書示兩制公與同列
平奏昌期非理不經請下益州毀棄板本
事未行而昌期用薦賜五品服帛百疋中
外疑駭公拜疏曰臣按昌期之書違古畔
道所謂言僞而辯學非而博是王制之不
聽而誅者也 陛下哀其衰老未使服少
正郊之刑則幸矣又何賞焉昔孔子作孝
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而朝廷顧多昌期之

毀周公臣所不曉也乞追還詔書毋使有
識之士窺朝廷淺深詞極切直昌期亦皇
懼不敢受賜

狀行

公治長安豪猾斂手良民得職大姓范偉積
產數巨萬冒武功縣令范祚爲其祖持祚
爲令時黃勅家不徭役者五十年更西事
調發下戶困敝而偉自若盜扣祚墓以已
祖母合葬之謾云祚繼室也雷簡夫以處
士登用能爲文詞偉賂簡夫使爲墓碑以
信其僞偉因此出入公卿間持府縣短長

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去長安人皆知偉
罔冒畏偉不敢言吏受賕者輒爲偉蔽匿
公因事發之窮治偉伏罪長安中謹呼稱
神明會大赦未斷而公去雍偉因謀及變
前狀是後連五獄證逮四五百人展轉二
年朝廷以委御史乃不得變而偉亦以更
大赦杖之而已長安人恨之

狀行

徙判太常寺兼禮儀事 上初即位有疾

皇太后嘗臨朝 上疾愈乃歸政適有小
人言二宮不歡諫者或訐而過直公以謂

當以義理從容感諷不可口舌爭也是時
方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公因陳前
說曰舜至側微堯越四嶽禮之以位天地
饗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其孝友之德
光于上下何謂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
爲友辭氣明暢上竦體改容知其以諷
諫也左右屬聽者無不嗟喜動色即日傳
其語於外慈壽聞之亦大喜行狀
公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除諫
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冝處則不欲苟

受之非以邀名也

行狀

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
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宵中居
家不問有無喜調宗族旣卒家無餘財與
其弟放友愛尤篤

墓誌

公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
經地誌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略皆究知大
略求其意義合於聖人者而世人所謂善
者亦不廢也嘗與呂溱濟叔同在禮部夜
視填星指曰此於法當得土不乃得女居

數日使者來因言宮中兩夫人皆當就館
呂相視笑數月果生兩公主又嘗齋太一
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
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
餘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遂登
大位去在長安時得三代時鍾鼎器皿數
十皆有篆刻銘識文字奇古公案讀之因
以考知前代制度用匱數簠簋與前世學
者所說不同其所言齊黃同冕亦書傳所
不載也公與人交不求其備得一善則稱

道之其推進者甚衆而與江休復鄰幾最
善嘗曰鄰幾和而不流柔而不犯當求之
古人阮籍陶潛之倫也薦之於朝及鄰幾
死歐陽永叔爲誌墓石公爲書之以致意
焉梅堯臣聖俞與公親且舊旣卒其家不
能自存公哀之未有以助也聖俞嘗欲書
程丞相神道碑病不果公爲成之程氏喜
餉白金五百兩公不發封盡以贖梅氏公
平生未嘗輕爲人書銘特此二事以經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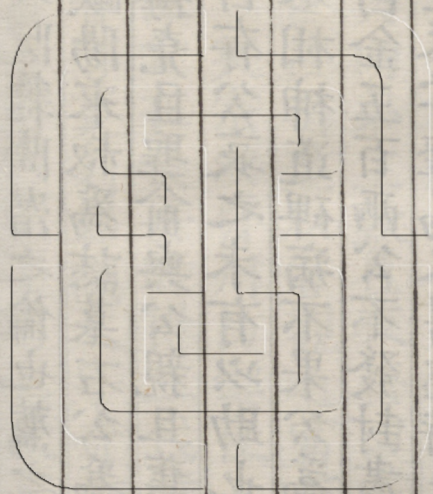
二友去

行狀

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五之一

叅政唐質肅公

公名介字子方荆南人舉進士歷官州
縣召爲監察御史裏行遷殿中侍御史
裏行以言事貶英州別駕數月徙監郴
州稅通判潭州復召爲殿中侍御史除
直集賢院權開封府推官出知揚州歷
轉運發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
待制知諫院出知洪州英宗召爲御
史中丞出知太原府神宗即位遷權



三司使遂叅知政事薨年六十

公爲岳州沅江令州民李氏以高貲爲上下
所漁擾或者不厭因告其祠鬼用人守喜
擊斷則逮繫其家百口極獄之慘情不得
奏專以屬公公攷閱實非殺人者守又奏
以爲未盡詔遣御史方偕移劾澧州卒用
公所具獄不能變州吏皆坐罪去偕以活
死者得官公終不自言也

劉忠肅公
撰神道碑

知莫州任丘縣縣當國信驛頓往返誅索繁
急其下因緣爲姦利異時俛首趣事莫敢

何辨公爲作區畫預居其物每使至親坐
驛門給之一以法令從事應復還而毀失
者移文取其償故過者皆戢上下便之塘
水歲浸邑田十一村而塘實中人主之州
縣畏其執不敢拒公募民自高陽起堤亘
十餘里蔽之其患遂息

神道
碑

通判德州轉運使崔嶧以庫帛配民而過估
之公即移書安撫司曰河北仍年被水菑
民困不聊轉運使不爲之卹然則爲上存
民者不在安撫司乎嶧聞怒按其留牒不

即下公終不從嶧亦不能果行

王禹玉撰墓誌

為殿中侍御史裏行內侍督作龍鳳車于啓

聖院公言此太宗神御所在為後宮輿

服故喧瀆其中又飾金玉過制皆非是詔

罷之

神道碑

張堯佐者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

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為脩媛

堯佐遂驟遷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群

牧四使御史唐介上疏引揚國忠為戒不

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

又白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庭爭卒奪

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六品服以旌

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

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我

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遂獨爭

之不能奪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介

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

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

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觀

望挾姦語甚切直仁宗怒却其奏不視

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
鼎鑊不避也 上急召二府以疏示之曰
介言它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
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
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
叱介使下殿介諍愈切 仁宗大怒玉音
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脩起居注
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
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召當制舍人就殿
廬草制貶春州別駕翊日御史中丞王舉

正救解之 上亦中悔改爲英州別駕復取
其奏以入又明日罷彥博黜吳奎而遣中
使護送介至貶所且戒以必全之無令道

死

名曰傳及碑誌○又晁以道云

仁宗貶唐介嶺

聞

見錄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帝怒曰

帝怪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帝怒曰

嘗

戒汝勿逾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

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及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

謂

燈籠錦者上亦怪問妃曰文彥博以

謂燈籠錦者上亦怪問妃曰文彥博以

妾

故有此獻上終不樂或云燈籠錦者潞公夫人

遺張貴妃公不知也

公怡然南去絕口不爲人道當此之時天下
士大夫識與不識聞風歎慕聳然有立志

五之一
往往作為文章以頌詠其美自是言事官
以畏嘿為恥而大臣亦知所鑒戒云

神道碑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太守而

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時以言事

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

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湘山野錄

改殿中侍御史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

特遣內侍齎告勅就賜令乘驛赴朝公至

不以一語自明 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

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公頓

首謝退就職言事無所避如前

墓誌神道碑

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請還

公言路時潞國文公再當國亦言唐介頃

為御史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如中

復言召之

神道碑

為河東轉運使戎人盜耕河西經略使令築

堡限之而麟州守將輕出按視賊奄至與

戰而沒朝廷罷易帥臣公攝事即絕其互

市盛兵境上戎人懼乃來請議事平多如

公冊

神道碑

仁宗至和後御朝淵嘿公言君臣如天地以
交泰為治願時延訪群下發德音可否政
事以幸天下又言賞罰不可以貴賤輕重
如孫沔呂溱後縱宜深責必行則衆信矣
論宮禁干丐恩澤其命不繇中書此古所
謂斜封非盛朝所宜有請裁放後宮冗數
罷祈禳之不經者諸路走馬承受使臣凌
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天下配軍
至死無赦與古律意異宜令有司差其重
輕有所縱遣仍著為法又言士節弗立願

委大呂進敦朴忠厚之士稍抑聚斂文法
吏以銷刻薄浮競之風 國朝祖陵在保
州自楊懷敏廣塘水稍稍侵近議賜錢改
卜公言遷以安之神以其地與水非尊祖
之道充國公主夜開皇城門入禁中請重
責守者以嚴官省

神道碑

嘉祐中 仁宗自內閣降密勅近以女謁縱
橫無由禁止今後應內降批出事主司未
得擅行次日執奏定可否始數日左承天
門一寬衣老兵持竹弊器上以敗荷覆之

門吏搜之乃金巨弁一枚上綴巨蚌燦然
不知其數禁門舊律盡依外門例凡有搜
攔更不中覆即送所司時開封方鞠劾次
一小璫馳騎急傳旨令放其物仰進呈府
尹魏瓘不用執奏法遂放之唐質肅公方
在諫垣疏乞再收犯者劾之仍重貶瓘以
戒不虔瓘降知越州

相山野錄

時御史中丞劾宰相未報乃自去官號不出
宰相亦待罪公與諫官御史連請辨其曲
直於是罷御史中丞公亦求外補得知荆

南而門下封還制書謂公不宜處外乃留
復知諫院言新除樞密副使陳升之與內
侍通姻不可大任屢疏卒罷之而公亦去
知洪州翰林學士胡宿等七人上書懇留
不報

神道碑

治平元年召為御史中丞英宗面諭曰卿
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絲左右言
也公言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安樂
唯仁治而已願恢聖度廣恩德則為善繼
四海蒙福矣

墓誌神道碑

知太原府河東經略使至則首戒邊將毋生
事初代州岢嵐軍虜數擾邊公遣兵撤其
所築境上堡柵又移文諭以利害嚴守以
待之遂不復敢動其後寇大順城環慶路
公移檄出兵牽制公曰守邊之策莫如自重
奈何以小侵故使鄰道勞費非至計也以
事上聞詔以諭西帥神道碑
公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濮王園廟
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密疏請
還臺諫官之謫者神道碑

召拜三司使有司議增官屋僦直公以謂京
師狃于恩不喜擾唐稅間架可以爲鑒恐
所得不當所損奏卒罷之神道碑
拜叅知政事公自以進繇直道感繫知遇益
致所以事君之義純誠盡公多所獻替用
人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與同列論
政事反復再三未嘗阿屈於祖宗法有
所更近臣有所進退尤極其紳雖在帝
前必究切辨析要是非之歸未嘗反顧
帝以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

采

神道碑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為叅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宰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嘗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其論議不合而多致相侵率如此也東軒筆錄

唐質肅公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

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湘山野錄

熙寧初富鄭公弼曾魯公公亮為相唐質肅公介趙少師抃王荆公安石為叅知政事是時荆公方得君銳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呂誨范純仁錢顥程顥之論尤極詆訾天下之人皆目為生事是時鄭公以病足魯公以年老皆引去唐質肅

屢爭於上前不能勝未幾疽發于背而

死趙少師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

改即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

病死苦言介甫生明仲老彥國病子方死

悅道苦也

東軒筆錄

公端勁之質出於天資立朝風格凜然遇事

立斷初無留思而邃於學問待人恂恂有

禮自奉簡約未嘗問家有無將終屬其子

以脩身持門戶而已

神道碑

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事官缺衆皆

以介宜處之神宗以其有直名故卒大

用然居政府遭時有爲少所建明聲名減

於諫官御史時

孫叅政抃爲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

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

薦之何也孫荅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

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

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唯

薦二臺官爲無媿耳

東軒筆錄

五之二

叅政趙清獻公

公名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舉進士爲
武安軍節度推官知建州崇安縣通判
泗州擢爲殿中侍御史出知睦州移梓
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路召爲右司諫出
知虔州召爲侍御史知雜事爲河北都
轉運使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未幾擢右諫議大
夫叅知政事累章乞罷以資政殿學士

知杭青二州進大學士知成都府知越
州又徙知杭州元豐二年告老加太子
少保致仕薨年七十七

公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
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
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
死一府皆服

蘇內翰撰
神道碑

以母越國太夫人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
縣榜其所居里為孝弟處士孫處為作孝

子傳

神道
碑

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
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
出者守得以善罷

神道
碑

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
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
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
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
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持愛惜以成
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

神道
碑

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叅知政事劉沆監護其

五之二
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
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

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

神道碑○又記
聞云趙抃上言

陳相不學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讎
嫌隙排斥善良很懷任情家聲狼藉等八事

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
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
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
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
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
之者衆矣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

以安

神道
碑

知睦州睦歲為杭市羊公為移文却之民籍
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為奏蠲之民至今稱

焉

神道
碑

西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為不法州郡以酒食
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
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為之一
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
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數吏亦竦神道
碑
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公陳

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
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官官進不以道
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
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
罷神道碑
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
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
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事勿
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
皆喜爭盡力虔事為少獄以屢空改修鹽

法踈鑿贛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
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
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官之家有父兄沒
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
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
於道神道碑

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
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
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例奈何公
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

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
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
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
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
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
得矣

神道碑

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
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為言上
曰用趙抃為諫官賴其言爾苟欲用之何
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

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
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
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
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
遠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
即罷

神道碑

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感激思奮
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
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
以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

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
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
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
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
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
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
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
言入即求去

神道碑

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悅道爲御史以論
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

數訐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

其爲人他日上以問悅道對曰忠臣

上曰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

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

既退介甫謂悅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

悅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記聞

趙悅道曰介甫每有中使宣召及賜予所贈
之物常倍舊例陰結內侍都知張若水押
班藍元振因能固上之寵上使中使
二人潛察府界青苗還皆言民便樂之故

上堅行盛崇介甫用之不疑又曰晦叔罷
中丞之日上諭執政曰王子韶言青苗
實不便但臣先與此議不敢論列小人首
鼠兩端當黜之介甫德其獨不叛已至今

未黜也

溫公
日錄

王荆公初叅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
新法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清
獻同叅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
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荆公默然邵氏
後錄
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

聚為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
惡黨相率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
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自淄齊來及境遇
風退飛墮水而盡神道
碑

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
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
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
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陛下有
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
便宜行事即日辭至蜀默為經略而燕勞

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
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
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御名
畏戢以帥眾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
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
為非者神道碑

劍州民李孝忠集眾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
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
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符牒餘皆得不死
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

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蠱聚境
上肆為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
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不
可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
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神道碑
趙清獻公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
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
士送以詩去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河
不共來呂氏家塾記

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

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
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脩城使民
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旱
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
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
神道碑○南豐集有
趙公越州救災記
趙閱道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
米價踊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
立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
者任增價粟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
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閱道治民所至有

聲在成都抗越尤著

記

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
已女在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
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
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沒思報其德將
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為
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
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為
養氣安心之術脩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
如平時子屺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

坐而終不知者以為無意於世也然至論
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
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

神道碑

公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
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
為世稱道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抗
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
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

神道碑

韓忠獻公之守安陽人將鬪訟輒自止曰吾

非畏汝慙見侍中耳郡幾至無事趙清獻
再守錢塘天下劇郡清獻公從容為之其
政本於愷悌然不嚴而肅民莫敢犯議者
謂二公治民雖西京所稱循吏不能過也

呂氏家塾記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
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聞見

後錄

蘇內翰銘公之碑曰蕭望之為太傅近古社
稷臣其為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為潁川治

行第一其為丞相名不迨昔孰知清獻公
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
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
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
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
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五之三

御史中丞呂公

公名誨字獻可正惠公之孫登進士第
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知翼城縣
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知大通監召入
為殿中侍御史出知江州復召還臺
英宗即位同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
出知蘄州徙晉州 神宗初召為鹽鐵
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
大夫權御史中丞出知鄧州提舉西京

崇福宮致仕熙寧四年卒年五十八

獻可幼孤自力為學家於洛陽性沉厚不妄

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

司馬溫公撰墓誌

召入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充國公主

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

恚夜開禁門入許於

上獻可奏宿衛不

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門者不當聽入并

劾奏公主閤官者竄逐之會有新除樞密

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

衆言陳 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

與俱罷

墓誌

同知諫院時

上有疾

太后權同聽政內

侍都知任守忠久用事於中

上之立非

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間搆兩宮造播惡言

中外恟懼獻可連上

兩宮書開陳大義

辭情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讒言不得行

上疾久未平獻可請蚤建東宮以安人心

既而 上小瘳謙默未可否事獻可屢乞

親萬機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又請太后

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

小旱因請 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

太后既歸政獻可復言於 上今雖專聽

斷 太后輔佐 先帝父多閱天下事事

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

以報盛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爲

諂諛求自入於 上獻可曰是不可使久

處左右亟言 上數其前後巨惡并其黨

史昭錫竄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白

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

側

墓誌

執事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

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

積十餘章不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

雜御史勅告納 上前曰臣言不效不敢

居其位 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

章留中不下還其勅告屢詔令就職獻可

與僚屬具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

詔固請即罪 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

蘄州

墓誌

治平元年余與孫覺皆編校史館書籍直舍

相對覺過余言曰聞臺官以數言事不用
相約以謂言小事不足決去就當共爭濮
王事不聽則決去蓋是時知雜御史呂誨
呂大防范純仁等與諫官司馬光數論孫
固庸回王廣淵姦邪不當用其言愈切而
用之愈堅事如此類者甚衆凡臺諫官入
輒以進呈訖寢之時人謂之訖了范純仁
言臺吏亦爲之沮赦每白御史曰某事又
訖了也蓋執政方恃權欲一切以阻言者
而言者以不能塞駭爲慙且憤故相約如

此覺語余時正月初五六間也後數日果
聞臺官論濮王事甚急至上元後誨等疏
已七八上不聽遂皆納勅告求罷去家居
不復供職而執政方密啓令禁中自定議
尊濮王爲皇故誨等云曾公亮趙槩對范
純仁等言禁中已自商量則知大臣陰與
計謀蓋謂此也是月二十間天章閣賞小
桃因以勸 太后 太后有酒所卧閣中
內臣高居簡入褰 太后寢幃 太后驚
起坐居簡與御藥蘇利涉從 上至 太

后榻前拜以書一封進 太后求一押字
太后酒未解不知書所言何事遂從之故
誨等疏云蘇涉高居簡眩惑 皇太后蓋
謂此也既而書出乃 太后命中書尊濮
王爲皇等事明日遂奉行 太后始知京
師誼然下至閭巷亦以爲不可 太后力
爭不已二十二日乃下詔罷濮王稱皇等
事范純仁等欲起供職呂誨曰稱親猶爲
吾徒言不用也遂以前後所上九疏乞付
中書求去而誨等遂皆絀矣蓋自至和以

後 仁宗雖嘗屬疾然在位久熟知人情
僞與群臣材性之善惡故雖委事大臣而
聽用臺諫官廣開言路使耳目無壅蔽大
臣有不法者輒去之故任者雖專亦不能
自肆治平初 英宗新即位多不豫任事
益專始欲快意因用王疇爲樞密副使知
制誥錢公輔封還辭頭遂絀公輔爲滁州
團練副使知制誥祖無擇亦封還辭頭又
罰無擇銅三十斤而制遂行是時凡臺諫
官言事一切不聽或盡逐臺官不留一人

京師爲之語曰絕市無臺官其蔽至於如此然人主猶采物論朝廷正人未盡去公議有所屬故言事者斤逐相望而後來者其言愈厲至濮王之事執政議稱王爲考是也遂欲稱王爲伯陋矣蓋兩言者各率其私意而不知考據於載籍皆不學之過故各有得失然爭論至於紛紜連年洵者皆執政自用好勝激之使然也

南豐雜識

呂獻可以追尊濮園事擊歐陽公如曰首開

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者凡十四章具載獻可奏議中司馬文正作序乃首載歐陽公諫臣論以爲誠言文正之意以獻可能盡歐陽公所書諫臣之事使歐陽公無得以怨歎抑以歐陽公但能言之獻可實能行之也不然獻可排歐陽公爲邪反以歐陽公之論序獻可之奏又以爲誠言可乎歐陽公晚著濮議一書專與獻可諸公辨獨歸過獻可爲甚矣

邵氏後錄

上素聞其彊直擢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
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
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爲古今少倫
天子引叅天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
爲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爲政者恃
其材棄衆任已厭常爲竒多變更祖宗
法專汲汲歛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
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
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
以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

事但庸人擾之 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

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

墓誌

熙寧間王介甫初拜叅知政事 神考方厲

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

刻旣晏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頌 上更衣

復坐以次贊引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

對於崇政而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講

邇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

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

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溫

公憚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
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
實亦爲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
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
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
從猶或可容置諸宰府則天下必受其弊
矣溫公又諭之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所
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迹
似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
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

於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
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
惟恐不及顧可緩邪語未竟閣門吏抗聲
追班乃趨而去溫公退自經筵默坐玉堂
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間寢有傳
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疑其太過未幾
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介甫之門躁
進諂諛之士悉辟召爲僚屬日相與講議
於局中以經綸天下爲己任始變更祖
宗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頒於四方妄引

周官蔽其誅剥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
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縣監司奉行
微忤其意則譴黜隨之於是百姓騷然矣
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歎服以爲不可
及而獻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
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唯孔
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賢有所不知也方
介甫自小官以至禁從其學行名聲暴著
於天下久矣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想聞其
風且曰朝廷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推其

所學以致太平及叅大政中外相賀而獻
可獨不以爲然衆莫不怪之已而考其行
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傑出於世俗之
表何以及此易曰知機其神乎又曰幾者
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温公旣
辭副樞之命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
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
不及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蓋景仁之
勇決得温公之傳而後明獻可理文雖亦
成於公手然止載其平生大節而自相論

難之語不欲詳著故獻可之先見天下莫有知者予嘗從學於溫公親聞其說懼賢者之高論遠識遂將淪沒無傳於世乃書

蜀公之傳後以貽樂善之君子云劉諫議集又聞見

錄云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富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俸至微嘆其不可及王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誨中丞彈章曰外示朴野中懷狡詐

獻可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有疾奏乞閑官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

致仕墓誌

初正惠公薨其家日益貧獻可既仕常分俸

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室無餘貲所以

自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惠利而疾茲

暴大抵槩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為言

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

觀古人有能得其一已可載之列傳垂

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前後三逐皆以

迂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

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

色直辭指數其非不去不已旁側為之股

栗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兒語言恂恂
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長
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為疾趨
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為畏避遠去如顧
陷穽惟恐墜焉晚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
嘆以天下事為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
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
愛君憂民發於誠心無所為而為之可已
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邪
故其沒之日天下識不識皆咨嗟痛惜彼

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

墓誌

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
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
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
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枝寢成風痺
遂艱行步非祗憚踈盤之苦又將虞心腹
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
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
納祿以人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
身之疾喻朝政之病也溫公康節日就卧

內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溫公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回不敢書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申為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鑄工得本

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獻可忍死謂溫公以天下尚可為當自愛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溫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為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

聞見外

司馬文正公銘公之墓曰有宋名臣言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則不究道則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為人

臣為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五之四

御史中丞彭公

公名思永字季長吉州廬陵人中天聖五年進士第歷知南海分寧縣通判睦州知潮州召為侍御史出守宣州為湖北益州路轉運使權知成都府召還為戶部副使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知瀛州英宗即位徙知江寧府召權御史中丞神宗初降授給事中知黃州徙太平亳揚三州熙寧三年以

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

南海分寧素號難治前令比以罪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於無訟既又通判睦州會台州大水監司奉詔以公攝守事公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瘁溺死者爲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飢乏去盜賊撫羸弱民貧不能營葺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月而公私之舍畢復人安其居公視故城庫壞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爲害也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成遂爲永利

移知潮州潮民歲苦脩堤之役吏緣爲姦貧者尤被其害公爲之法役均而費省民

大悅

明道先生撰行狀

召爲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

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旣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叅知政事闕負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爲節度使物議謹

動公帥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為朝廷失矣遂獨抗疏極言至曰陛下此行此覃恩無意孤寒獨為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人皆為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恨於是御史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為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以沈恩罷臺職

狀行

公為荆湖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

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時大農以

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為獻公曰哀民取賞

吾不忍為遂無所獻

狀行

成都闕守詔公權領府事有吏盜官錢千緡

付獄已三歲猶縱其出入自若者公命窮

治之一日而獄具蜀人以交子貿易皆藏

於腰間盜善以小刃取之於稠人中民病

苦之公得其狀即捕獲一人使疏其黨類

得十餘輩悉黥隸諸軍盜者遂絕二罪而

人知畏法蜀乃大治歲有中貴人祠峩嶠
常留成都中數十日誅取珍貨竒玩例至
數百萬錢一出於民間公命三省其二使
者恨怒而去公不之顧狀行
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時狃於承平治兵者
鮮明紀律而三關為甚公為帥方重嚴正
犯者頗以軍法從事驕兵大戢河北舊以
桑麻為產籍之高下民懼不敢藝植故益
貧公奏更其法自是絲績之利歲歲增益
狀行

召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濮園大號復有稱親
之議諫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
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始拜中司力陳其不
可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察更為疏極
論其事言益切至 英宗深加聽納事幾
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公因求解
憲職以章言者五進見而面陳者多至不
記會 英宗不豫公憂懼不復言 行狀
又伊川

先生集代彭中丞奏云濮王生 陛下而 仁宗皇
帝以 陛下為嗣承 祖宗大統則 仁廟 陛下
之皇考 陛下 仁廟之適子濮王 陛下所生之
父於屬為伯 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

五言 五言 五言

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
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
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
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
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
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寔生聖躬曰伯則
無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巨列思有以尊大使絕
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
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
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際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
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
倫之咎言事之巨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
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惟所生之至恩明尊崇
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
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襲爵
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大王如此則變然殊號絕異
等倫九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
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
濮國大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
二之失天理人心誠為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

為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大字為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矣

御史蔣之奇奏發大臣陰事欲扳公為助乃

曰公嘗言之公亦謂惟箔之私非外人所知誠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謗言一興而人以為信且其首為濮園議違典禮以犯眾怒不宜更在政府執政以之奇所論冥昧不可質迫公言其所從來三問而公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甘重謫不敢廢國家開言路之法因極陳大臣

朋黨專恣非朝廷計翌日降授給事中知

黃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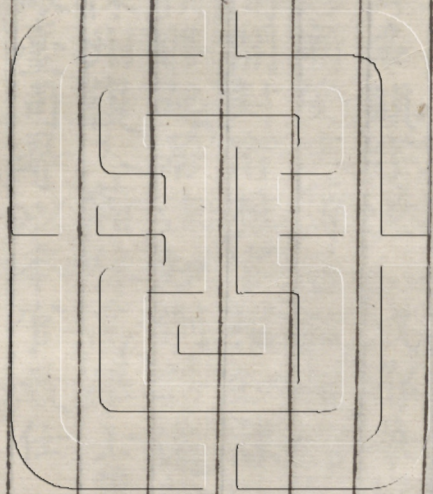
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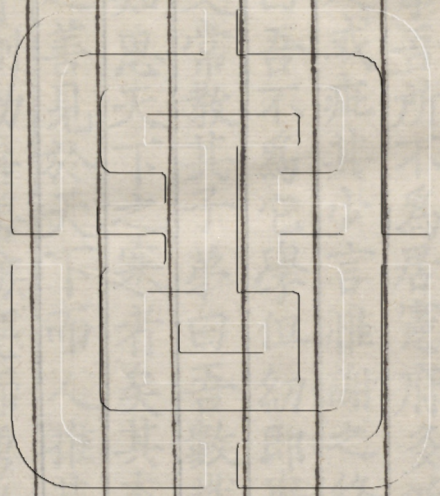
公仁厚誠恕出於自然年八九歲時從尚書
 出官岳州晨起將就學舍得金釵於門外
 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
 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即出付
 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
 取釵不過於數百金耶吏嘆駭而去始就
 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
 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為翫客有墜其一

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
 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
 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居母喪
 貧甚鄉人爭饋之皆謝去後居顯仕自奉
 養不改其素平生無聲色奇巧之翫其氣
 守高爽議論清澹而端莊恭謹動必由禮
 未嘗有愷慢之色戲侮之言見者皆知畏
 重然襟度夷曠不可澄撓人莫見其喜怒
 之變遇事明白不事裸飾接人無貴賤高
 下一以忠信為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

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已取譽常曰牢籠
之事吾所不爲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
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辨每謂
人曰吾不爲它學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
耳又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
則知思天下之寒者矣其本源如此故仁
恕之善見於天下而人推其誠長者至其
持守剛勁喜善嫉惡而勇於斷決則不可
以勢利誘不可以威武移潮州宅舊傳多
怪前後守臣無寧處者公迄去未嘗問其

其有無其達理守正若此凜乎其丈夫也





其有無其對野帝五若此藥平其丈夫也

景仁五之五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

公名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中進士第
 為新安主簿召試擢館閣校勘除直祕
 閣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改集賢殿修
 撰修起居注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出知
 陳州復入翰林為學士兼侍讀知通進
 銀臺司尋以本官致仕 哲宗即位遷
 光祿大夫拜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固辭
 改提舉嵩山崇福宮數月復告老以銀

青光祿大夫致仕元祐三年卒年八十

景仁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爲人和易脩敕薛簡肅公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竝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

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

是始以自陳爲恥舊風遂絕

司馬公作傳

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辨爲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及汲於進取特除直秘閣傳

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 祖宗以來官吏兵
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
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
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
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
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無窮
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
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

翰撰
墓誌

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

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
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
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
玉以紓國用從之

墓誌

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
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
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
以通天下之情

墓誌

議減任子及間歲取士又乞令宗室屬疎者
補外官 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

朕不能睦族耳公曰 陛下甄別其賢者
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
至熙寧初卒如公言墓誌
仁宗性寬容言者務許以爲名或誣人陰私
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
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
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
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
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躋之

墓誌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
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尚
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 太祖捨其子
而立 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旣薨
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
也願 陛下以 太祖之心行 真宗故
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
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
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
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

三十五字
五十五
四
吳先
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
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
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
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
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
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
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
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
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
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

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
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
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
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
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
者三公泣止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
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
日鬚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
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
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

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

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

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

又因拾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

英宗墓誌○又温公曰錄云先是王純臣為潤王宮

幼時授數譽濮王之子某之賢於兄伯庸且曰某

幼亦在官為養女如子其妃高氏曹后之甥也字洸洸

嫁某吾二人相與為姻家又曰洸洸異日有皇后分

既長出宮遂成昏若勸上建以為嗣勢易助也由

是政府皆屬心文公又使任乃孚往來與景仁謀

上初甚開納已而為官官妾所間浸有難意兩府

共議其事樞密使王德用舉手加項曰若立太子置

此菩薩於何地由是議亦不合事浸沮壞景仁數問

文公文公曰事不諧矣景仁曰奏疏何在曰熾之矣

於是景仁凡上六七章不報及家居待罪乞落諫職

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

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詠

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

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

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

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其父容可以

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

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

除已蜀一郡時八月也又上六七章不報及出復錄
前後所上章乞對面陳之且求外補上許之景仁
乞使中使傳宣中書上令景仁自語之富公曰
已不用嘉謀又出諫官不可未幾乃有修撰之命

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
凡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
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
篇奏之

墓誌

以草制違故事出知陳州陳飢公至三日發
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
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
陳人至今思之

墓誌

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
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

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
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
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
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賈一人下其直
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
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
讀與呂惠御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
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
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
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

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
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
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
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
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
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
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
蘇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
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
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

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
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
石以喜怒爲賞罰且曰陛下有納諫之
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
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
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
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
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爲耳
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
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

更以為榮焉

墓誌

公既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慙而退

墓誌

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詩賦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

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曷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景仁有焉

傳○又墓誌云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

生既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

初

英宗即位祔

仁宗主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即位復還

僖祖而遷

順祖公上

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
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
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
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
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
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
語人人亦莫敢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
子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
之拜端明殿學士墓誌
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

漢室卑詞四目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
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
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
禮卒不起先是神宗山陵公會葬陵下
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鎮
以論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先帝
棄天下其可因以為利故公卒不為元祐
二聖一起紹聖初章惇蔡卞欲并斥公為
元祐黨將加追貶蔡京曰京親聞蜀公之
言如此非黨也惇卞乃已聞見錄

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
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
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
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
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
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
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黼斛欲圖
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
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
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

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為嫌乃
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為之逾年乃
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
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
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
疾樂奏三日而薨

墓誌○又公作東齋記事曰
君實子莫逆之交也惟議樂

為不合往在館閣時決於同舍同舍莫能決遂奕碁
以決之君實不勝乃定其後二十年君實在西京為
留臺予往候之不持他書惟持所撰樂論八篇示之
爭論者數夕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予不勝君實謹
曰大樂還塊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豈所見然
邪將戲謔邪抑遂其所執不欲改之邪俱不可得而
知也是必
戲謔矣

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御名默
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
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
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
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
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鉉卒
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
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
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
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為承議郎公少受

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
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
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
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為師法凡五入翰
林四知貢舉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
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
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
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

公安否

墓誌。李薦談紀云東坡云范景仁平生
不好佛晚年清綺減節嗜慾一物不芥帶

於心却真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法。又程氏
遺書云今日卓然不為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

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
為人驅過去裏○又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為此
死又却為彼儘似見得後
却去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迺叟者叟曰有范景仁
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
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
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
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
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
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
切齒疾之與倍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

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
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
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
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
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
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
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况景仁
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
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
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

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
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

景仁傳

傳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
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
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
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
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
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
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

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捨大節皆不
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
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
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
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
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
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墓誌

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五

兼侍中致仕薨年八十詔配享英宗
廟庭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勲
之碑

知越州會稽縣縣有鑑湖溉民田湖溢則反
爲田病公爲即曹娥江堤疏爲斗門泄湖
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

曾內翰
撰行狀

仁宗一日召執政侍從之臣策訪政事時公
侍楚國太夫人疾謁告家昼亟以手詔就
問公條六事以獻其畧以謂宇堡柵畜兵
馬使主兵者久於其任則夷狄不敢窺邊

取之得其要任之盡其材則將帥不患無
人損冗兵汰冗官則財用省徭役不專在
農則耕者勸又陳古者取六郡良家子爲
宿衛及府兵番上十六衛之制以明今宿
衛之失言狂者似直愛憎似忠以明聽言
知人之難而消讒諛之患盖皆取當世之
所先急而便於施行者以爲說云

行狀

異時領省寺者多以貴達且數遷徙類不省
事吏得並緣爲姦公周覽詔條考校簿書
分別是非可否不爲苟簡故所至舉職皆

有能名歐陽文忠公不妄許人至三班嘗
以不敢易公舊事為言其為世所服如此

狀行

知鄭州鄭益數路要衝冠蓋旁午州將疲於
應接尠能及民事公獨詢訪閭里為之除
害興利轉運使歲多無名率歛而輔郡尤
甚公至一切不報有不得已者使民以常
賦代之民以不擾至今思之公為政惠和
而尤能鈎考情偽禁戢姦盜郡故多寇攘
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

號公為曾開門常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文
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自為也索
之果然使客慙服以為神明

狀行

公在樞府修紀綱除弊事數裁損冗兵又更
制圖籍以周知四方兵數登耗三路屯戍
衆寡地里遠近及在相位與韓忠獻公戮
力一心更唱迭和其所更革廢舉尤多以
謂政事以仁民為先故其志尤急於去民
所疾苦而補助其窮乏罷弛茶禁歸之於
民籍戶絕田收其租為廣惠倉以廩食窮

獨其他施設亦多此類

公嘗與韓忠獻公力贊仁宗蚤建皇子以

爲天下萬世之本前此固有言者未之開

納至是感悟儲貳乃定

狀行

公在位久熟於朝廷政事尤矜御折獄異時

四方以獄來上者委成有司二府揔領綱

紀而已公得奏讞必躬自省覽原情議法

密州銀發民田中盜往疆取之大理當以

疆盜應死執政皆欲從之公獨以謂此禁

物也取之雖疆與盜民家物有間固爭不

決遂下有司議如公言比劫禁物法盜得

不死先是東州地產金銀坐疆取者多抵

死繇公一言自是無死者蓋公推析律意

不差毫釐而主於平恕類皆如此

狀行

公嘗以謂夷狄驕於姑息屈於理折契丹縱

邊人漁界河邊吏不能禁後又數通監舟

益患之或謂與之校且生事公曰不可因

循不禁後將爲患獨可委之疆臣且言趙

滋守雄州其人疆勇有謀可任因諭以風

指滋果能明約束設方畧絕其監舟而漁

者亦皆遠去謀告虜欲遣泛使滋又沮之
曰泛使非誓約雖至不敢上聞卒不至契
丹賀正使在館故事賜宴紫宸殿時英
宗不豫命宰相就館宴之使者以非故事
不就席公責以賜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
人主不豫必待親臨非體國也使人處之
安乎遂拜賜夏人犯大順城朝廷憂之公
以爲彼方荐飢姑絕其歲賜遣使詰問必
窘急謝罪或曰得賜尚爾況絕之乎公曰
彼雖戎夷固能擇利而處也卒遣使皆如

公言羌酋鬼名山舉族來歸且言可率他
族內附种諤乘其勢取綏州又欲因其謀
招致他族或謂夷狄懷詐未可信且欲棄
綏州 上以問公公言舉族而來決非詐
綏州我故地也既得之何可不信然遂欲
招致他族則我素無備非倉卒可爲未宜
搖動其衆後遣習邊事者計之不能易公

說
狀行

曾魯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
雖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

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曰老鳳池邊蹲不
去饑烏臺上噤無聲魯公亦致仕而去

筆錄

